

校重

古文辭類纂評註

七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書說類四

鄒陽諫吳王書

時吳王濞陰有異謀陽故上書諫之 ○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縱同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聲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章音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蛟同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干同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居音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
吳至父云此言胡足
病趙越足病淮南七
國不能相救雖助
七國尙不能難越
越之禍不深乎

祇就前事申明之匪
劍帷燈隱然自見

象新垣平與至父云
言議臣妄言似新垣
平也

明吳無可乘之勢不
得與高皇帝比

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驚至音鳥巢
百。不如一鶚。得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縣音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
止。幽王之湛。沈同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
不得。雖諸賁奔音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
立。寒心銷志。不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市讀之後。深割嬰
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赴音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
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
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
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是時吳王反意。尚在醞釀中。陽又新至。吳交淺而未能言。深全篇指陳大勢。

隱約其旨者此也。滿識

曲臺宮

始皇聽治處。在漢未央宮。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天下。言若懸衡以稱輕重。以法令畫一而整齊之。

畫地句

言畫地

而不敢犯也

張耳陳勝

耳大梁人勝字涉陽城人陳勝起蕢以耳為校尉

北河

「史記」秦惠王遊至北河「集」解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覆也

彊趙句

趙幽王為呂后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河間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遂欲復還得河間地即今直隸河間縣六齊句

望怨也呂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劉濞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故六齊追怨惠帝與呂后按漢書文帝與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

子為列侯後齊文王無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開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卬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城陽句城陽王名喜父章與

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乃文帝以章為成陽王興居為濟北王二人頗怏怏後興居誅死章亦薨故喜顧念而恨盧卬即盧縣今山東長清縣

濟北王治處**三淮南句**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文帝立其三子安為淮南王救兵句與

舉兵反天子來討四國皆顧其私怨未必相救**長沙**長沙靖王著於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志將不滿其地與南越相接所謂南越直長沙者也

見漢書吳王濞傳水長沙還舟「漢書注」見青陽吳地以上言胡為趙難梁國於今者言越先以水軍攻長沙還舟「漢書注」見青陽吳地以上言胡為趙難梁國於今

邱縣淮陽王武徙淮陽今河南淮陽縣地淮東之水唐陵今江蘇江北西河山西間此即梁孝王也

之黃河以在冀漳水濁二源在趙北大國趙胡亦二句漳趙王遂北連匈奴吳王州西故曰西河

不能明言故錯襄易精思下風「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創鶚服亂其辭以恐之襄易精思下風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鶚服

盛叢臺趙王臺名友見上厲王三淮南注諸賁皆古勇士左昭與公子光享服叢臺在邯鄲幽王強趙注厲王三淮南注諸賁皆古勇士左昭與公子光享

抽劍以刺王說苑勇士孟賁水東牟東牟侯朱虛褒義父春秋時儀父服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當呂氏之亂齊王首討者呂故文帝封其子而遣朱虛侯章東使就王封猶春秋褒儀父也深割句齊王六子中

壤子猶言愛子王梁代二句文帝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卜濟北濟北王與反見誅囚

弟於雍淮南王長有罪徙蜀死於雍新垣平趙人文帝時詐覺謀反夷三族言濟北淮南二王所

今天子景帝先帝文帝周鼎句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

終不可得也過誤也燒棧道史記服良說漢王燒棧道山水章邯章邯爲雍王高祖西

楚項羽自號荆王句項羽敗走也謂不幾言不可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梁孝王名武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下陽獄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明○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

姚氏云此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

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鴆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景音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決音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臙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

多使事而不見堆垛者氣之盛也

姚氏云此一段言新仕羈旅故爲左右所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式約切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衛。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鳥音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煩音妻子。豈

姚氏云此承第一段
任之
欲王知其忠信而終

姚氏云此承第二段
欲王知其新仕繼旅
而勿信左右

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麴音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音郎輪囷。去倫切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音龍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七比音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尙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轡。呂員切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帷廕。同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姚氏云此段兼承前兩層言忠信之士必不以新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也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方望溪曰：昔人有評此文白地明光錦裁爲負販禪者，謂其詞句瑰偉而漫無法度，也是謂曉於文律。○李申耆曰：迫切之情出以微婉，嗚咽之響流爲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吳至父曰：此體殆鄒生所創，其源出於風騷隸事，至多而以俊氣舉之後人無繼之者，由是分爲駢體矣。

荆軻三句。燕太子丹質於秦，旋亡去，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列士傳。衛先生三句。

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者，干歷也，畢

議願知。盡其計議，王人二句。王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

其璞哭於郊，王乃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極刑具五，箕子史記紂淫亂不止，箕子懷乃伴狂爲奴，接輿論語楚狂接輿歌

楚人墮通，比干剖心史記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字接輿，心有七竅，信諫殺比干，刺視其心，子胥鴟夷史記子胥自剄

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傾蓋道行相遇，轡車對語，樊於期二句，於期爲秦將，被

滅其家，又重購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於期自刎首，令軻齎往，王奢三句，王奢齊臣，亡至魏，齊因伐魏，奢登城謂齊

劍，蘇秦二句，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言蘇秦於齊不

葬以弊齊終身爲燕故以尾生喻之白圭二句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駃騠駿馬也生七司馬

喜六國時人范睢魏人隨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私告齊以告魏相魏齊使人舍人笞擊睢折脊摺齒睢得用亡入秦爲應

侯申徒狄殷末人徐衍周末人百里奚虞人聞秦繆公賢乞食以往甯戚齊桓公夜出或叩牛角而歌桓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夫季孫魯大夫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子冉史記作子罕姓樂名喜宋賢臣衆口鑠金鑠以

金也句見國語言衆威王名辟疆威王太子朱堯子象弟管蔡度周之二叔子口所惡金爲之銷亡宣王名辟疆威王太子朱堯子象弟管蔡度周之二叔子

之燕王噲屬國於子之齊因田常即位田常弑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封比干後比干之

藝修孕婦墓紂刻妊者觀其胎產晉文句寺人教驪爲晉獻公逐文公斬其袂及文公即位用其言以免難齊桓

句管仲射中桓公帶鉤而用之爲相商鞅大夫種均見前卷孫叔敖楚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

於陵子仲即陳仲子也兄戴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居於陵列女傳於陵子仲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與其妻逃乃爲人灌阿無

愛於土於土所求無所愛惜跖盜跖由許由荆軻句荆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夷七族要離

句其王閻閻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與王曰諾邪蟠曲木抵之

根輪囷委曲盤屈也隨珠隨國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敷和璧卽卞和伊管伊尹龍逢

桀爲長夜之飲龍逢極諫桀怒殺之陶鈞陶人模天下亦猶陶人轉鈞也中庶子蒙嘉中庶子官名

策荆刺至秦，因秦王宿臣中庶子蒙嘉得見。

涇渭二水名，在陝西省。

烏集言得太公，若鳥之暴集。牽帷廡之制言為帷廡，臣妾所牽制。

阜食牛馬器。鮑焦見魯仲連義，不帝秦注。

枚叔說吳王書○○○

故父子之道吳至父云故與國同此言吳為太子死赴兵

句似錯鍊而不見疑跡

臣喻層出無虞異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鎖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下同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

有時而用梅伯言云
用字疑是昌之訛蓋
此文通篇用韻也
入後略見正意一層
緊似一層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情音一人炊。吹音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字古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尖音靡。靡音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鼻音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歸震川曰：起伏變化百態橫生。○李申耆曰：諷諫之文若近若遠。新序說苑皆師其意者也。

立錐之地

錐。銳也。極言其地之小也。

三光

日月星。

惻怛

惻。痛也。怛。慘也。

鈞

二十兩。

百舉必脫

脫者。免於禍也。

滄

寒也。

炊

謂爇也。火也。

養由基

楚大夫。嘗與潘圻之黨。

幹

井上木。常爲。

靡

磨切。

銖

十果。

銖

爲銖。

銖

爲銖。

銖

四萬六千八十銖。

當於一石。

蓋二十四銖。

爲兩。

十六兩爲斤。

一百二十斤爲石也。

藥

伐木。

餘也。

藥

伐木。

餘也。

藥

伐木。

餘也。

藥

伐木。

枚叔復說吳王○

謾按之書似後人摹
擬爲之無論事實未
篇合即文氣亦迥異前

此亦楚辭過甚之詞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昨音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同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而銳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

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饒同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劉攽曰。此是後人以吳事寓言。爾故言齊王殺身等事。又卽笮武帝始通此云。南距羌笮之塞。益知其非。○劉奉世曰。吳王正月起兵。二月敗走。中間五十日耳。三國圍齊三月。不能下。漢兵至。乃引歸解圍。而後齊王自殺。則當在吳走後一月外。事此書疑非眞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

西舉胡戎之難。

胡戎爲難。舉兵而却之也。

榆中。

見陳餘遺章邯書注。

笮。

西南夷也。自越雋以東北。君長十數。笮都最大。見史記。

修戎狄

之義

修恩義以撫戎狄

訾

量也

蚡

鮫屬說文秦謂之蚡楚謂之鮫

齒

當也

誅三公

誅量錯也錯爲御史大夫故曰三公

隱匿

謂僻

在東

方輸句

貢獻之多錯雜而出也

東山府

東山吳王之府藏也

海陵倉

海陵縣有吳太倉遺址

長洲苑

長洲苑名闔閭遊獵處吳郡志在姑蘇南太湖北

朝夕池

朝湖爲潮夕湖爲汐此以海水潮汐爲池

十半

十分之五

羽林黃頭

羽林黃頭

郎習水

大王之都

吳都於沛故城在今河南滎

三淮南句

詳見鄆陽諫吳王書注

齊王句

齊王孝王將閭也吳楚反堅守距三國不從後樂布等聞與三國有謀欲代之

魯東海句

吳釐軍自海入河故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

榮陽

故城

王懼自殺

按漢書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與此書所言不合

四國

膠東楚西濟北淄川王也發兵應吳楚皆見誅

趙囚邯鄲

漢將鄆寄闔

趙王於邯鄲

張韓

張羽韓安國皆仕梁

弓高

弓高侯宿也

宿

止軍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安字少卿潁陽人爲益州刺史以廢太子事下吏誅死

○○○○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

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

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鬱悒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

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

姚氏云漢書無開首
十二字疑太史公
誤耳令字文選傳本

故禍莫憐於欲利方
展卿云此段先說受
辱之人不能薦士

夫中才之人方展卿
云跌宕悲憤

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
迫同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滿音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
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
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于慷慨之士乎。如今
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
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
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
擐音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

擢者方展卿云跌宕悲憤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方展卿云此段敘述致罪之由

姚氏云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亦入宮門者故其居門下

夫人臣出萬死方展卿云跌宕悲憤張廉卿云此與古詩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向獨奇縱而漢至又云此蓋逆攝下文先作頓挫乃有響雲乘風之

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_{音闕}茸_{音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慙懃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抑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